

景明刻本古今逸史

十四

拾遺記卷第六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明

吳瑄校

前漢下

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
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陰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
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佩花葉難萎芬馥之氣徹
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脉理病宮人貴之每
遊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爲衣或折以蔽日以爲
戲弄楚辭所謂折芰荷以爲衣意在斯也亦有倒生

菱莖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上實沉泥中名紫菱
食之不老帝時命水嬉遊宴永日土人進一豆槽帝
曰桂楫松舟其猶重朴况乎此槽可得而乘也乃命
以文梓爲舩木蘭爲柂刺飛鸞翔鷁飾於舩首隨風
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官人歌曰秋素景兮泛
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
月低河萬歲爲樂豈云多帝乃大悅起商臺於池上
及乎末歲進諫者多遂省薄遊幸堙毀池臺鸞舟荷
芰隨時廢滅今臺蕪遺址溝池已平

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來貢其方物

言其鄉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昏昏常暗
宜種百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皆良食之後天
而死有浹日之稻種之十旬而熟有翻形稻言食者
死而更生天而有壽有明清稻食者延年也清腸稻
食一粒歷年不飢有搖枝粟其枝長而弱無風常搖
食之益髓有鳳冠粟似鳳鳥之冠食者多力有遊龍
粟葉屈曲似遊龍也有瓊膏粟白如銀食此二粟令
人骨輕有繞明豆其莖弱自相縈纏有挾劍豆其莢
形似人挾劍橫斜而生有傾離豆言其豆見日葉垂
覆地食者不老不疾有延精麥延壽益氣有昆和麥

調暢六府有輕心麥食者體輕有醇和麥爲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袒有含露麥穗中有露味甘如飴有紫沈麻其實不浮有雲冰麻實冷而有光宜爲油澤有通明麻食者夜行不持燭是苜蓿也食之延壽後天而老其北有草名虹草枝長一丈葉如車輪根大如轂花似朝虹之色昔齊桓公伐山戎國人獻其種乃植於庭云霸者之瑞也有宵明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自消滅也有紫菊謂之日精一莖一蔓延及數畝味甘食者至死不飢渴有焦茅高五丈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復成茅也謂之靈茅有黃蘗

草映日如火其堅韌若金食者焚身不熱有夢草葉
如蒲莖如箸采之以占吉凶萬不遺一又有聞遐草
服者耳聰香如桂莖如蘭其國獻之多不生實葉多
萎黃詔竝除焉元鳳二年於淋池之南起桂臺以望
遠氣東引太液之水有一連理桂樹上枝跨於渠水
下枝隔岸而南生與上枝同一株帝常以季秋之月
泛蘅蘭雲鷁之舟窮晷係夜釣於臺下以香金爲鈎
繡絲爲綸丹鯉爲餌釣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
甲帝曰非祥也命太官爲鮓肉紫骨青味甚香美班
賜羣臣帝思其美漁者不能復得知爲神異之物

二年舍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
皆能言語鷄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
於山阿海濱地中聞鷄犬鳴吠主乃握取還家養之
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悅澤

張掖郡有郅族之盛因以名也郅竒字君珍居喪盡
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飛鳥銜火夾之登山
濟水號泣不息未嘗以險難爲憂雖夜如晝之明也
以淚灑石則成痕著朽木枯草必皆重茂以淚浸地
卽醜俗謂之醜鄉至昭帝嘉其孝異表銘其邑曰孝
感鄉四時祭祀立廟焉

錄曰夫心迹所至無幽不徹理著於微冥昧自顯
玄義回魯陽之戈嚴霜感疋夫之歎在於凡倫尚
昭神迹况求之精爽以會蒸蒸之心木石爲之玄
感鳥獸爲之馴集元偉哀號春花以之改葉叔通
晨興朝流欵生橫石辛繕表跡於棲鸞衛農示德
於夢虎郅氏之行類斯道焉按漢昭帝時有黃鵠
下太液池今云淋池蓋一水二名也宣帝之世有
嘉穀玄稷之祥亦不說今之所生豈由神農后稷
播厥之功抑亦王子所稱非近俗所食詮其名華
而不實及乎飛走之類神木怪草見竒而說萬世

之瑰偉也

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宮以漆爲柱鋪
黑綈之幕噐服乘輿皆尚黑色旣悅於暗行憎燈燭
之照宮中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婕妤已下咸帶玄綬
簪珮雖如錦綉更以本蘭紗綃罩之至宵遊宮乃秉
燭宴幸旣罷靜鼓自舞而步不揚塵好夕出遊造飛
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輦選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於
輦上覺其行快疾聞其中若風雷之聲言其行疾也
名曰雲雷宮所幸之宮咸以氈綈藉地惡車轍馬跡
之喧雖惑於微行昵宴在民無勞無怨每乘輿返駕

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捨於道傍國人之窮老者皆
歌萬歲是以鴻嘉永始之間國富家豐兵戈長戢故
劉向谷永指言切諫於是焚宵遊宮及飛行殿罷宴
逸之樂所謂從繩則正如轉圜也

帝常以三秋閑日與飛燕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爲
舟貴其不沉沒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雲舟又刺
大桐木爲虬龍雕飾如真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桂爲
柂棹及觀雲棹水玩擷菱蕖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
命吹飛之士以金鑲纜雲舟於波上每輕風時至飛
燕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裙常怨曰妾

微賤何復得預纓裙之遊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即
飛燕結裙之處

錄曰夫言端屨拱嘿者人君之尊也是故興居有
節進止有度出則太師奏登車之禮入則少師薦
升堂之儀列旌門以周衛脩清宮以宴息成帝輕
南面之位微遊嫿幸好惑神仙之事谷永因而抗
諫書不云乎弗矜細行終累大德斯之謂矣

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粧飾妖麗巧
言取容董賢以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宴息之房
命筵卿易輕衣小袖不用奢帶脩裙故使婉轉便易

也宮人皆効其斷袖又曰割袖恐驚其眠

後漢

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異瓜種恒山獻巨桃核瓜名穹窿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飴父老云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崆峒靈瓜四劫一實西王母遺於此地世代遐絕其實頗在又說巨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帝使植於霜林園園皆植寒菓積冰之節百菓方盛俗謂之相陵與霜林之聲訛也后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吾萬歲矣安可植乎后崩內侍者見

鏡奩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疑非其類耳

章帝永寧元年條支國來貢異瑞有鳥名鳩鵲形高七尺解人語其國太平則鳩鵲羣翔皆漢武時四夷賓服有獻馴鵲若有喜樂事則鼓翼翔鳴按莊周云雕陵之鵲蓋其類也淮南子云鵲知人喜今之所記大小雖殊遠近爲異故略舉焉

安帝好微行於郊坰或露宿起帷宮皆用錦綉文綉至永初二年國用不足令吏民入錢者得爲官有瑯琊王溥卽王吉之後吉先爲昌邑中尉奕世衰凌及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

美於形兒又多文辭來儻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
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千廩九
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爲善筆而得富溥先
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
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
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
積善降福明神報焉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而
被堦引渠水以繞砌周流登澈乘船以遊漾使宮人
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檝搖漾於渠中其水清澄

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者又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掩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喜難踰渠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舒也故曰望舒荷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已上三十六已下皆靚粧解其上衣惟着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墀香煮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使內豎爲驢鳴於館北又作雞鳴

堂多畜雞每醉迷於天曉內侍競作雞鳴以亂真聲也乃以炬燭投於殿前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散其美人焚其宮館至魏咸熙中先所投燭處夕夕有光如星後人以爲神光於此地立小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魏明末稍掃除矣

錄曰明章兩主丕承前業風被四海威行八區殊邊異服祥瑞輻湊安靈二帝同爲敗德夫悅目快心罕不淪乎情慾自非遠鑒興亾孰能移隔下俗傭才緣心緬乎嗜慾塞諫任邪沒情於淫靡至如列代亡主莫不憑威猛以喪家國肆奢麗以覆宗

祀詢考先墳往往而載僉求歷古所記非一販爵
鬻官乖分職之本露宿郊居違省方之義成安二
帝載世雖遠而亂政攸同驗之史諜訊諸前記迷
情狗馬愛好龍鶴非明王之所聞示於後也內窮
淫酷外盡禽荒取悅耳目流貶萬世是以牝妖告
禍漢靈以巷陌傾宗酒池裸逐之醜鳴鷄長夜之
惑事由商乙遠倣燕丹異代一時可爲悲矣

獻帝伏皇后聰惠仁明有聞於內則及乘輿爲李傕
所敗晝夜逃走宮人奔竄萬無一生至河無舟楫后
乃負帝以濟河河流迅急惟覺脚下如有乘踐則神

物之助焉兵戈逼岸后乃以身擁遏於帝帝傷歷后以綉紱拭血刮玉釵以覆於瘡應手則愈以淚漚帝衣及面潔淨如浣車人歎服雖亂猶有明智婦人精誠幽祇之所感矣

錄曰夫丹石可磨而不可奪其堅色蘭桂可折而不可掩其貞芳伏后履純明之姿懷忠亮之質臨危受命壯夫未能加焉知死不恡馮媛之儔也求之千古亦所罕聞

漢興至於哀平元成尚以宮室崇苑囿而西京始有弘侈東都繼其繁奢卽違采椽不斷之製尤異靈沼

遵儉之風考之皇圖求諸志錄千家萬戶之書臺衛
城隍之廣自重門構宇以來未有若斯之費溢也孝
哀廣四時之房靈帝脩裸遊之館妖惑爲之則神怨
工巧爲之則人虐夷國淪家可爲慟矣及夫靈瑞嘉
禽艷卉殊木生非其壤詭色訛音不稟正朔之地無
涉圖書所記或緣德業以來儀由時俗以具質咸得
而備詳矣歷覽羣經披求方冊未若斯之宏麗矣
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
黃金爲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
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

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
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
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
無足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爲瓊厨
金穴况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遊未曾干世事
爲一時之智也

錄曰夫后族之盛專挾內主之威皆以黨嬖強盛
肆囂於天下妖幸親政擅榭房之親在昔魏冉富
傾羸國漢世王鳳同拜五侯館第僭於京都嬙姬
麗於宮掖瑰賂南金彌玩於王府緹繡雕文被飾

於土木高廓洞門極夏屋之盛文馬朱軒窮車服
之靡自古擅驕未有如斯之麗雖三歸移於管室
八佾陳於季庭方之爲劣矣郭况內憑姻寵外專
聲厲遠采山丹之穴積陶朱程鄭之產未足稱其
盛歟曾不恃其戚里矜其財勢秉溫恭之正守道
持盈而自競慎足可謂知幾其神乎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
着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
父乃吹杖端煙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因受五
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

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
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
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
亦不悟此人焉

賈逵年五歲明惠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無嗣而
歸居焉亦以貞明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逵隔籬
而聽之逵靜聽不言姊以爲喜至年十歲乃暗誦六
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安知天
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邪逵曰憶昔姊抱逵於
籬間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爲

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暮年經文通遍於閭里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

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筭術河洛織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及鄭康成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贏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

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
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菴削荆爲筆
剋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縷麻蒿以自照觀
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
以靜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誠曰夫人好學
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祕奧
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
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爲經苑

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爲曾家財巨
億事親盡禮日用三牲之養一味不虧於是不先親

而不食新味也爲客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而歸不
畜雞犬言誼囂驚動於親老時亢旱井池皆竭毋思
甘清之水曾跪而操鉞則甘泉自涌清美於常學徒
有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
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旣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
連車繼軌輸於王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曹師
祠及世亂家家焚廬曾慮先文煙没乃積食爲倉以
藏書故謂曹氏爲書倉

錄曰觀乎劉向顯學於漢成時才包三古藝該九
聖懸日月以來其類少矣逮乎後漢賈任曹之學

並爲聖神通生民到今蓋斯而已若顏淵之殆庶
幾關美張霸何足顯大儒哉至如五君之徒孔門
之外未有也方之入室彼有慚焉賈氏之姊所謂
知識婦人鑒乎聖也

拾遺記卷第六

至其國今益湛而日昔爾臨之欲無

然爾美費爾所又臨大蕭浩至吹正岳之封界門

之於未休也衣之入室於有漸焉賈丸之較魚歸

吹爾入蓋平望也

拾遺記卷第七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明 吳 瑄校

魏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爲鄴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隣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兒絕世隣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旣得乃以獻文帝靈

芸聞別父母歔歔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旣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爲輪輞丹畫其轂輓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子鈴鐸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宵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陸地又於大道

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
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
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爲銅表誌里數
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
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
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
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
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
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
勝况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

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也

錄曰五帝之運迭相生死起伏因循顯於言端童
誣信於春秋讖辭煩於漢末或著明先典或託見
圖記僉詳河洛應運不同唐堯以炎正禪虞大漢
以火德受魏世歷汭襲得其宜矣夫升名藉璧因
事而來旣而柔曼之質見進亦以裁縫之妙要寵
媚斯婉約榮非世載取或一朝去彼疑賤延此軒華
魏明帝起凌雲臺躬自掘土羣臣皆負畚鍤天陰凍
寒死者相枕洛鄴諸鼎皆夜震自移又聞宮中地下

有怨歎之聲高堂隆等上表諫曰王者宜靜以養民
今嗟歎之聲形於人鬼願省薄奢費以敦儉朴帝猶
不止廣求瑰異珍賂是聚飭臺榭累年而畢諫者尤
多帝乃去煩歸儉死者收而葬之人神致感衆祥皆
應太山下有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栢樹其文彪
發似人雕鏤自下及上皆合而中開廣六尺望者真
樹也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蕪沒無有蹊
徑及魏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土王陰類魏爲土
德斯爲靈徵苑囿及民家草樹皆生連理有合歡草
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踈夜則合爲一莖萬

不遺一謂之神草沛國有黃麟見於戊巳之地皆土
德之嘉瑞乃修戊巳之壇黃星炳夜又起昴畢之臺
祭祀此星魏之分野歲時修祀焉

任成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
誦六經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蜀問彰取便
利行師之決王善左右射學擊劍百步中髭髮時樂
浪獻虎文如錦斑以鐵爲檻臬殷之徒莫敢視彰曳
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仁勇時南越獻
白象子在帝前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文帝鑄萬斤
鐘置崇華殿欲徙之力士百人不能動彰乃負之而

趨四方聞其神勇皆寢兵自固帝曰以王之雄武吞
併巴蜀如鷗銜腐鼠耳彰蕞如漢東平王葬禮及喪
出空中聞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昔亂軍相傷殺者
皆無棺槨王之仁惠取其朽骨死者歡於地精靈知
感故人美王之德國史撰任成王舊事三卷晉初藏
於秘閣

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沉明石雞色如丹大如鷺常在
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鳴乃殺牲以祀之
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爲
嘉瑞亦爲寶雞其國無雞犬聽地中候晷刻道家云

昔仙人桐君采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舂碎爲藥服之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昔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虎魄鸞置之靜室自於室中鳴翔蓋此類也洛書云皇圖之寶土德之徵大魏之嘉瑞

明帝卽位二年起靈禽之園遠方國所獻異鳥珠獸皆畜此園也昆明國貢嗽金鳥人云其地去燃洲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密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爲至祥聞大魏之德被於荒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飴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爲器昔漢武

帝時有人獻神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爲戶牖使內外通光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於是媚惑者亂爭此寶金爲身飾及行卧皆懷挾以要寵幸也魏氏喪滅池臺鞠爲煨燼嗽金之鳥亦自翱翔矣

咸熙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闔官見之以聞於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使宦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中左目比往取觀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

內及諸池井不復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
左眼有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聞云漢誅梁冀得一
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領下有篆書字云是
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又按五
帝本紀云帝辛殷代之末至咸熙多歷年所代代相
傳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

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來
去有司聞奏帝所羅之得一白鷺以爲神物於是以
金爲樊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
昔師曠時有白鷺來巢檢瑞應圖果如所論白色叶

於金德師曠晉時人也古今之義相符焉

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母孕夏時夢人遺之一篋衣云夫人必產賢明之子也爲帝王之所崇母記所夢之日及生夏之年以弱冠才辯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無有疑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爲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爲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入室生位至秘書丞居生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果符元所夢名冠當時爲一代

高士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

虞墓設鷄酒之禮慟哭之音動於林野翔鳥爲之悽
鳴走獸爲之吟伏疇臥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
來欲與田子泰言平生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
之魂旣近而拜疇泣不自支因相與進雞酒疇醉虞
曰公孫瓚求子甚急宜竄伏以避害疇拜曰聞君臣
之義生則盡禮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地死且不
朽安可逃哉虞曰子萬古之貞士也深慎爾儀奄然
不見疇亦醉醒

曹洪武帝從弟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
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上帝其馬號曰白鵠此馬走

時惟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
引洪上馬共濟行數百里瞬息而至馬足毛不濕時
人謂乘風而行亦一代神駿也諺曰憑空虛躍曹家
白鶴

錄曰王者廓萬宇以爲邦家因海岳以爲城池固
是安民養德垂拱而治焉去乎遊歷之費導於敦
教之道無崇宮室有薄林園采椽不斲大唐如斯
昭儉卑宮菲食伯禹以之戒奢迄今三代之王失
斯道矣傷財弊力以驕麗相誇瓊室之侈壁臺之
富窮神工之竒妙人力勤苦至於春秋王室凌廢

城者作謳瘦於勤勞晉築祈禱之宮爲功動於民
怨宋興澤門之役勞者以爲深嗟姑蘇積費於前
阿房奢竭於後自以業固河山名超萬世覆滅宗
祀由斯哀哀竊觀明帝踐中區之沃盛威靈所懾
比強列代禎祥神寶史不絕書殊方珍貢府無虛
月鼎據三方稱雄四海而聖教微於堯禹歷代劣
於姬漢東鯁閩吳西病邛蜀師旅歲興財力日費
不能遵養黎元遠瞻前朴宮室窮麗池榭肆其宏
廣終取夷滅數其然哉任成淵謀神勇智周祥藝
雖來舟蓬蒙劒射之好不能加也田疇事死如生

守以直節精誠之至通於神明曹洪忠烈爲心愛
親憂國此穆滿之駿方之白鵠可謂齊足者也

拾遺記卷第七

篇之至無然輒即書共忠庶庶以

賤其因也殊然之為大之白謝何謂齊民者以

拾遺記卷第八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明 吳 瑄校

吳

孫堅母姪堅之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閭門外又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百年中應於異寶授於人也語畢而覺旦起筮之筮者曰所夢童女負母繞閭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夫帝王之興必有神跡自表白氣者金色及吳滅而

松遺言 卷八
踐晉祚夢之徵焉

錄曰按吳書云孫堅母懷妊之時夢腸出繞閭門與王子之說爲異夫西方金位以叶晉德興亾之兆後而効焉蓋表吳亾而授晉也夫六夢八徵著明周易授蘭懷日事類而非及吳氏之興年嘉禾之號芳茅之徵信矣至晉太康元年孫皓送六金璽云時無玉工故以金爲印璽夫孫氏擅割江東包卷百越吞席漢陽威惕中夏富強之業三雄比盛時有未賓而兵戈歲起每梗心於邛蜀憤慨於燕魏四方未夷有事征伐因之以師旅遵之以儉

素去以遊侈之費塞茲雕靡之塗不欲使四方民
勞非無玉工也固能輕彼池山賤斯棘實漢鄙盈
車之屑燕棄璞於衡廡沉河底谷義昭攸古務崇
簡約豈非高歟及乎吳亾時以六代金匱歸晉堅
母之夢驗矣

吳主趙夫人丞相趙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
間以綵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
中謂之機絕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
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
九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

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
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王時人謂之針絕雖
棘刺木猴雲梯飛鴟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
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
意思焉荅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
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
權稱善夫人乃拊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
弓弩之斷弦百斷百續也乃織爲羅縠累月而成裁
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
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幙舒之則廣縱一

丈卷之則可納於枕中時人謂之綵絕故吳有三絕
四海無儔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幻耀於人
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墜猶存錄其巧工吳亾不知
所在

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儔爲江
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爲神女敬而遠之有
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兒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
工人寫其真狀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虎魄如意撫
按卽折嗟曰此神女也愁兒尚能惑人况在懽樂乃
命雕輪就織室納于後宮果以姿色見寵每以夫人

遊昭宣之臺志意幸愜既盡酣醉睡於玉壺中使侍
婢瀉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即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
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
將爲妖矣權乃翻其名曰榴環臺又與夫人遊釣臺
得大魚主大喜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爲喜有喜必
憂以爲深戒至于末年漸相譖毀稍見離退時人謂
夫人知幾其神吳主於是罷宴夫人果見棄逐釣臺
基今尚存焉

錄曰趙潘二夫人妍明伎藝婉變通神抑亦漢遊
洛妃之儔荆巫雲雨之類而能避妖幸之孽覩進

退之機夫盈則有虧道有崇替居盛必衰理固明
矣語乎榮悴譬諸草木華落張弛勢之必然巧言
萋斐前王之所信惑是以申褒見列於前周班趙
載詳於往漢異代同聞可爲歎也

黃龍元年始都武昌時越雋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
止不向明巢常對北多肉少毛聲音百變聞鐘磬笙
竽之聲則奮翅搖頭時人以爲吉神是歲遷都建業
殊方多貢珍竒吳人語訛呼背明爲背亾鳥國中
以爲大妖不及百年當有喪亂背叛滅亾之事散逸奔
逃墟無煙火果如斯言後此鳥不知所在

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白蛇長三尺騰入舟中母祝曰若爲吉祥勿毒噬我縈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鄰中相謂曰昨見張家有一白鶴聳翮入雲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此吉祥也蛇鶴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下升高之象也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珍寶異劍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遊於塚上白鵠翔於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位超臣極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曰白鵠及承生位至丞相輔吳將

軍年踰九十蛇鵠之祥也未去呂主之學

錄曰國之將亾其兆先見傳曰明神降之觀其德也及歸命而縛來降斯爲効矣蛇鵠者蟲禽之最靈張氏以爲嘉瑞吳越春秋百家雜說云吳王闔閭崇飾厚葬生理美人多藏寶物數百年後靈翔於林壑神虎嘯於山丘湛盧之劍飛入於楚收魂聚怪富麗以極而詭異失中不如速朽昔宋桓盛姬前史譏其驕惑羸博楊孫君子貴其合禮觀夫遠古恒詳中代求諸事迹儉泰相懸至如末世漸相誇矯生态淫泆死則同殉委積珍寶埃塵滅身

垂於同穴可謂歎歎

呂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傳覽羣籍以易爲宗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臥於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衆人皆問之蒙曰向夢見伏犧周公文王與我論世祚興亾之事日月貞明之道莫不窮精極妙未該玄旨故空誦其文耳衆座皆云呂蒙嚙語通周易錄曰夫精誠之至叶于幽冥與日月均其明與四時齊其契故能德會三古道合神微若鄭君之感先聖周盤之夢東里迹同事異光彼遐策索隱鈎深妙於玄旨孔門羣說未若呂生之學焉

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悞傷夫人頰血流污袴嬌姹彌苦自舐其瘡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卽購致百金能得白獺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鬪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春爲粉敷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妍諸嬖人欲要寵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妖惑相動遂成淫俗

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

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爲四人合四氣香殊方異國所出凡經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因名曰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麗居香洛珍香潔華香亮每遊此四人皆同輿席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爲次不得亂之所居室名爲思香媚寢

蜀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后長而體兒特異至十八玉質柔肌態

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
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
謀夜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德比君子況
爲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
亂惑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妬於玉人也后常欲
琢毀壞之乃誠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
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繼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
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
甘后爲神智婦人焉

縻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

千間竺性能賑生卹死家內馬廩屋及有古塚有伏
尸夜聞涕泣聲竺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人袒
背而來訴云昔漢末妾爲赤眉所害叩棺見剝今袒
在地羞晝見人垂二百年今就將軍乞深埋并弊衣
以掩形體竺許之卽命爲之棺槨以青布爲衣衫置
於塚中設祭旣畢歷一年行於路西忽見前婦人所
着衣皆是青布語竺曰君財寶可支一世合遭火厄
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衣服棺槨之惠竺挾
杖而歸所住鄰中常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
有人謂竺曰將非怪也竺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

見青蘆杖自出門間疑其神不敢言也竺爲性多忌
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
貨財如山不可筭計內以方諸盆餅設大珠如卵散
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青衣童子
數十人來云縻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恤
歛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讓卻此火當使財物不
盡自今已後亦宜防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
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湯燧早燥自
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
如雲覆於火上卽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之類以禳

火災鸛能水於巢上也家人乃收鷓鴣數千頭養於池渠中以厭火竺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懼爲身之患害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氈罽積如丘壠駿馬萬疋及蜀破後無復所有歛恨而終

周羣妙閑筭術讖說遊岷山采藥見一白猿從絕峰而下對羣而立羣抽所佩書刀投猿猿化爲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問曰公是何年生荅曰已衰邁也忘其年月猶憶軒轅之時始學歷數風后容成皆黃帝之史就余授曆術至顓頊時考定日

月星辰之運尤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禪竈
之徒權略雖驗未得其門邇來世代興亾不復可記
因以相襲至大漢時有洛下閎頗得其旨羣服其言
更精勤筭術及考校年曆之運驗於圖緯知蜀應滅
及明年歸命奔吳皆云周羣詳陰陽之精妙也蜀人
謂之後聖白猿之異有似越人所記而事皆迂誕似
是而非

錄曰孫和孫亮劉備竝惑於淫寵之玩忘於軍旅
之略猶比強大魏尅伐無功可爲嗟矣周羣之學
通於神明白猿之祥有類越人問劔之言其事迂

拾遺記卷第八
誕者是非也夫陰陽遞升五常迭用由水火相生亦以相滅淮南子云方諸向月津爲水以厭火災乎縻氏富於珍竒削方諸爲鳥獸之狀猶土龍以祈雨也鷓鴣之音與方諸相亂蓋聲之訛矣羽毛之類非可禦烈火於義則爲乖於事則違類先墳舊典說以其詳焉

拾遺記卷第八

拾遺記卷第九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明

吳不瑄校

晉時事

武帝爲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
綠若揔金抽翠花條苒弱狀似金盞時人未知是何
祥草故隱蔽不聽外人窺視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
世芬克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
瑞馥年九十八姚襄則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
時好言帝王興亾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歎云九

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蘖八數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
澤之麋不足以克庖俎凡人稟天地之精靈不知飲
酒者動肉含氣耳何必木偶於心識乎好啜濁糟常
言渴於醇酒羣輩常弄狎之呼爲渴羌及晉武踐位
忽思見馥立於堦下帝竒其倜儻擢爲朝歌邑宰馥
辭曰老羌異域之人遠隔山川得遊中華已爲殊幸
請辭朝歌之縣長克養馬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
帝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美酒故使老羌不復呼渴
馥於堦下高聲而對曰馬圉老羌漸染皇化溥天夷
貊皆爲王臣今若歡酒池之樂更爲殷紂之民乎帝

撫玉几大悅卽遷酒泉太守地有清泉其味若酒馥
乘醉而拜受之遂爲善政民爲立生祠後以府地賜
張華猶有草在故茂先金盞賦云擢九莖於漢庭美
三株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比名類乎相亂至惠帝
元熙元年三株草化爲三樹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
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駿楊瑤楊濟三弟兄號曰
三楊馬圍醉羌所說之驗

錄曰不得中行狂狷可也淳于優孟之儔因排說
以進諫至如姚馥才性容貌不與華同片言竊諷
媚足規範及其排諧詭譎推辭指誠因物而刺言

之者無罪抑亦東方曼倩之儔歟夫心胃之逸朽
故有腐腸爛腸之嗜是以五味令人口爽老氏以
爲深誠未若甘竝桂石美斯松草含吐烟霞咀食
沆瀣迅千靈於一朝方塵劫於俄頃乎可淫此酣
樂忘彼久視者乎夫物有事異而名同者自非窮
神達理莫能遙照豈可假於詖辭專求於邪說天
命有兆歷運攸歸何可妄信於謠訛指怪於纖草
將溺所聞信諸厥術可爲嗟乎

咸寧四年立芳蔬園於金墉城東多種異菜有菜名
曰芸薇類有三種紫色者最繁味辛其根爛熳春夏

葉密秋蘂冬馥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芸芝
其色紫爲上蔬其味辛色黃爲中蔬其味甘色青者
爲下蔬其味鹹常以三蔬克御膳其葉可以藉飲食
以供宗廟祭祀亦止人渴飢宮人採帶其莖葉香氣
歷日不歇

錄曰大雅云言采其薇此之類也草木疏云其實
如豆昔孤竹二子避世不食周粟於首陽山采薇
而食疑似卉或云神類非一彌相惑亂可以療飢
其色必紫百家雜說意旨相符論其形品詳斯香
色雖移植芳圃芬美莫儔故薰蘭有質物性無改

產垂本地逾見芬烈譬諸薑桂豈因地而辛矣當
此一代是謂仙蔬寔爲神異

張華爲九醞酒以三薇漬麴蘖蘖出西羌麴出北胡
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穫之蘖用水漬
麥三夕而萌芽平旦雞鳴而用之俗人呼爲雞鳴麥
以之釀酒醇美久舍令人齒動若大醉不叫笑搖蕩
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爲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爲長
宵之樂兩說同而事異也閭里歌曰寧得醇酒消腸
不與日月齊光言耽此美酒以悅一時何用保守靈
而取長久至懷帝末民間園圃皆生蒿棘狐兔遊聚

至元熙元年太史令高堂忠奏熒惑犯紫微若不早
避當無洛陽乃詔內外四方及京邑諸宮觀林衛之
內及民間園囿皆植紫薇以爲厭勝至劉石姚苻之
末此蒿棘不除自絕也

晉太康元年白雲起於灞水三日而滅有司奏云天
下應太平帝問其故曰昔舜時黃雲興於郊野夏代
白雲蔽於都邑殷代玄雲覆於林藪斯皆應世之休
徵殊鄉絕域應有貢其方物也果有羽山之民獻火
浣布萬疋其國人稱羽山之山有文石生火煙色以
隨四時而見名爲淨火有不潔之衣投於火石之上

雖滯污積涅皆如新浣當虞舜時其國獻黃布漢末
獻赤布梁翼製爲衣謂之丹衣史家云卑衣今縫掖
也字異聲同未知孰是

錄曰帝王之興叶休祥之應天無隱祥地無蓄寶
是以因神物以表運見星雲以觀德按周官有馮
相氏以觀祥錄之數晉以金德故白雲起於灞水
山海經及異物志云燃洲之獸生於火中以毛織
爲布雖有垢膩投火則潔淨也兩說不同故偕錄
焉

因墀國獻五足獸狀如師子玉錢千緡其形如環環

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之字問其使者五足獸是何
變化對曰東方有解形之民使頭飛於南海左手飛
於東山右手飛於西澤自臍已下兩足孤立至暮頭
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外落玄洲之上化爲五
足獸則一指爲一足也其人旣失兩手使旁人割裏
肉以爲兩臂宛然如舊也因墀國在西域之北送使
者以鐵爲車輪十年方至晉及還輪皆絕銳莫知其
遠近也

太始元年魏帝爲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
五色玉爲衣如今之鎧其使不食中國滋味自齋金

壺壺中有漿凝如脂嘗一滴則壽千歲其國有大楓木成林高六七十里善筭者以里計之雷電常出樹之半其枝交蔭於上蔽不見日月之光其下平淨掃灑雨露不能入焉樹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爲三皇之像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爲牀牀上有膝痕深三寸床上有竹簡長尺二寸書大篆之文皆言開闢以來事人莫能識或言是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是蒼頡造書之處傍有丹石并非人之所鑿下及漏泉水常沸湧諸仙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也其國人

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爲衣
髮大如縷堅韌如筋伸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蠶
續人髮以爲繩汲丹井之水久久方得升之水水中
有白蛙兩翅常來去井上仙者食之至周王子晉臨
井而窺有青雀銜玉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食之乃
有雲起雪飛子晉以衣袖揮雲則雲雪自止白蛙化
爲雙白鳩入雲望之遂滅皆頻斯國之所記蓋其人
年不可測也使圖其國山川地勢瑰異之屬以示張
華華云此神異之國難可驗信以車馬珍服送之出
關

張華字茂先挺生聰慧之德好觀秘異圖緯之部摺
采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閭里所
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詔詰問卿才綜萬
代博識無倫遠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記事采言亦多
浮妄宜更刪翦無以冗長成文昔仲尼刪詩書不及
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亂神今卿博物志驚所未
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目可更芟
截浮疑分爲十卷卽於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
國所出獻而鑄爲硯也賜麟角筆以麟角爲筆管此
遼西國所獻側理紙萬番此南越所獻後人言陟里

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於函中暇日覽焉

惠帝元熙二年改爲永平元年常山郡獻傷魂鳥狀如雞毛色似鳳帝惡其名棄而不納復愛其毛羽當時博物者云黃帝殺蚩尤有貍虎誤噬一婦人七日氣不絕黃帝哀之葬以重棺石槨有鳥翔其塚上其聲自呼爲傷魂則此婦人之靈也後人不得其令終者此鳥來集其國園林之中至漢哀平之末王莽多殺伐賢良其鳥亟來哀鳴時人疾此鳥名使常山郡國彈射驅之至晉初干戈始戢四海攸歸山野間時

見此鳥憎其名改傷魂爲相弘及封孫皓爲歸命侯
相弘之義叶於此矣永平之末歿傷多故門嗟巷哭
常山有獻遂放逐之

太始十年有浮支國獻望舒草其色紅葉如荷近望
則如卷荷遠望則如舒荷團團似蓋亦云月出則葉
舒月沒則葉卷植於宮中因穿池廣百步名曰望舒
荷池愍帝之末移入胡胡人將種還胡中至今絕矣
池亦填塞

祖梁國獻蔓金苔色如黃金若縈聚之大如雞卵投
於水中蔓延於波瀾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

也乃於宮中穿池廣百步時觀此苔以樂宮人宮人有幸者以金苔賜之置漆盤中照耀滿室名曰夜明苔著衣襟則如火光帝慮外人得之有惑百姓詔使除苔塞池及皇家喪亂猶有此物皆在胡中

石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於胡中得之年始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巧觀金色石氏之富方比王家驕侈當世珍寶竒異視如瓦礫積如糞土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辯識其出處者乃使翔風別其聲色悉知其處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者益人性靈東方

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艷者數千人翔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嘗語之曰吾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爲殉荅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爲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嘗擇美容姿相類者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常侍於側使翔風調玉以付工人爲倒龍之珮縈金爲鳳冠之釵言刻玉爲倒龍之勢鑄金釵象鳳皇之冠結袖繞楹而舞晝夜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也使數十人各含異

香行而語笑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水之香如塵
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迹者賜以真珠百琲
有迹者節其飲食令身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
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及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
之或者云胡女不可爲羣競相排毀石崇受譖潤之
言卽退翔風爲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而作五言詩
曰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烟還自低鄙退豈所
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
嗤石氏房中竝歌此爲樂曲至晉末乃止

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

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於樓下開馬埒射場周迴四百步皆文石丹沙及彩畫於埒傍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之人四廂置錦幔屋柱皆隱起爲龍鳳百獸之形雕斲衆寶以飾楹柱夜往往有光明集諸羌互於樓上時亢旱春雜寶異香爲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容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上嗽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雨臺用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空中又爲四時浴室用鑰石玳瑁爲堤岸或以琥珀爲餅杓夏則引渠

水以爲池池中皆以紗縠爲囊盛百雜香漬於水中
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
投於水中則池水恒溫名曰燂龍溫池引鳳文錦步
障縈蔽浴所共宮人寵嬖者解媒服宴戲彌於日夜
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於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
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
悅至石氏破滅燂龍猶在鄴城池今夷塞矣

錄曰居室見妬故亦姦巧之恒情因嬌洎嬖而非
錦之辭入至於惑聽邪諂豈能隔於求媚憑歡藉
幸緣和嫗而相容是以先寵未退盛衰之萌兆矣

一朝愛退皎日之誓忽焉清奏薄言怨刺之辭乃
作石崇功擅時資財業傾世遂乃歌擬房中樂稱
恒舞季庭管室豈獨古之貶乎石虎席卷西京崇
麗妖虐外僭和鸞文物之儀內修三英九華之瑞
靈祥遠貢光耀舊都珠璣丹紫飾備於土木自古
以來四夷侵掠驕奢僭暴擅位偷安富有之業莫
此比焉

拾遺記卷第九

拾遺記卷第十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明 吳瑄校

諸名山

崑崙山

崑崙山有崑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四面有風羣仙常駕龍乘鶴遊戲其間四面風者言東南西北一時俱起也又有祛塵之風若衣服塵污者風至吹之衣則淨如浣濯甘露濛濛似霧著草木則滴瀝

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赭然如朱雪灑
焉以瑤器承之如崑崙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對七
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
陰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第三層有禾稔一
株滿車有瓜如桂有柰冬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
之骨輕柔能騰虛也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
四翼萬歲則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層山形漸小狹
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耨焉傍有瑤臺十
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霄間
直上四十丈東有風雲雨師聞南有丹密雲望之如

丹色丹雲四垂周密西有螭潭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臟此潭左側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腸化成此石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爲脂北有珍林別出折枝相扣音聲和韻九河分流南有赤陂紅波千劫一竭千劫水乃更生也

蓬萊山

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來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水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東有鬱夷國時有金霧諸仙說此上常浮轉低昂有如山上架樓室常向明以開戶牖及霧滅歇戶皆

向北其西有含明之國綴鳥毛以爲衣承露而飲終
天登高取水亦以金銀倉環水精火藻爲階有冰水
沸水飲者千歲有大螺名躑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
入其殼生卵著石則軟取之則堅明王出世則浮於
海際焉有葭紅色可編爲席溫柔如麕毳焉有鳥名
鴻鵠色似鴻形如禿鶩腹內無腸羽翮附骨而生無
皮肉也雄雌相眄則生產南有鳥名鴛鴦形似鴈徘徊
徊雲間棲息高岫足不踐地生於石穴中萬歲一交
則生雛千歲銜毛學飛以千萬爲羣推其毛長者高
翥萬里聖君之世來入國郊有浮筠之籜葉青莖紫

子大如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沙礫細如粉柔風至
葉條翻起拂細沙如雲霧仙者來觀而戲焉吹風竹
葉聲如鐘磬之音

方丈山

方丈之山一名巒雉東方龍場地方千里玉瑤爲林
雲色皆紫有龍皮骨如山阜散百頃遇其蛻骨之時
如生龍或云龍常闢此處膏血如水流膏色黑者著
草木及諸物如淳漆也膏色紫先著地疑堅可爲寶
器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
昭王王坐通雲之臺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爲燈光耀

百里烟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遙拜之燈以火浣布爲纏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春此石爲泥泥通霞之臺與西王母常遊居此臺上常有衆鸞鳳鼓舞如琴瑟和鳴神光照曜如日月之出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貢焉列國咸賀王曰寡人得恒春矣何憂太清不至恒春一名沉生如今之沉香也有草名濡麩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縈海人織以爲席薦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方國

之賓莎羅爲經莎蘿草細大如髮一莖百尋柔軟香滑羣仙以爲龍鵠之轡有池方百里水淺可涉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爲噐可作舟矣百鍊可爲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石鏡魑魅不能藏形矣

瀛洲

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環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爲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有樹名影木日中視之如列星萬歲一實實如瓜青皮黑瓢食之骨輕上如華蓋羣仙以避風雨有金巒之觀飾以

衆環直上干雲中有青瑤瓦覆以雲紈之素刺碧玉
爲倒龍之狀懸火精爲日刺黑玉爲鳥以水精爲月
青瑤爲蟾兔於地下爲機候以測昏明不虧弦望時
時有香風泠然而至張袖受之則歷年不歇有獸名
嗅石其狀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飲濁水嗅石則知有
金玉吹石則開金沙寶璞粲然而可用有草名芸苗
狀如菖蒲食葉則醉餌根則醒有鳥如鳳身紺翼丹
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嘗以其珠飾仙
裳蓋輕而燿於日月也

員嶠山

員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周迴千里多大鵠高一丈銜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鵠銜粟飛於中國故世俗間往往有之其粟食之歷月不飢故呂氏春秋云粟之美者有不周之粟焉東有雲石廣五百里駁駱如錦扣之片片則翦然雲出有木名猗桑煎樾以爲蜜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蠶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爲黼黻西有星池千里池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岳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

之煌煌如列星矣有草名芸蓬色白如雪一枝二丈
夜視有白光可以爲杖南有移池國人長三尺壽萬
歲以茅爲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
羽毛也人皆雙瞳脩眉長耳食九天之正氣久而復
生於億劫之內見五岳再成塵扶桑萬歲一枯其人
視之如旦暮也北有浣腸之國甜水繞之味甜如蜜
而水強流迅急千鈞投之久久乃沒其國人常行於
水上逍遙於絕岳之嶺度天下廣狹繞八柱爲一息
經四軸而暫寢拾塵吐霧以筭歷劫之數而成丘阜
亦不盡也

岱輿山

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
矣孟冬水涸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煙色萬變山
人掘之入數尺得焦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之
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
去之十步炙人衣則焦刈之爲席方冬彌溫以枝相
摩則火出矣南有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
流鳥獸行則沒足風吹沙起若霧亦名金霧亦曰金
塵沙著樹粲然如黃金塗矣和之以泥塗仙宮則晃
昱明粲也西有□玉山其石五色而輕或以履舄之

狀光澤可愛有類人工其黑色者爲勝衆仙所用焉
北有玉梁千丈駕玄流之上紫苔覆漫味甘而柔滑
食者千歲不飢玉梁之側有斑斕自然雲霞龍鳳之
狀梁去玄流千餘丈雲氣生其下傍有丹桂紫桂白
桂皆直上百尋可爲舟航謂之文桂之舟亦有沙棠
豫章之木長千尋細枝爲舟猶長十丈有七色芝生
梁下其色青光輝耀謂之蒼芝熒火大如蜂聲如雀
八翅六足梁有五色蝙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
者腦重頭垂自挂黑者如鳥至千歲形變如小燕青
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止於石穴穴上入天視

日出入恒在其上有獸名嗽月形似豹飲金泉之液
食銀石之髓此獸夜噴白氣其光如月可照數十畝
軒轅之世獲焉有遙香草其花如丹光耀入月葉細
長而白如忘憂之草其花葉俱香扇馥數里故名遙
香草其子如薏中實甘香食之累月不飢渴體如草
之香久食延齡萬歲仙人常采食之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於
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丹
鍊石爲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劒利土亦

鋼而精至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之精一名拚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劃水開即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蟾兔爲之倒轉四名懸翦飛鳥遊過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鯨鯢爲之深入六曰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卻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名真剛以切玉斷金如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其山有獸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爲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

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
雙兔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
之鐵爲兔所食王乃召其劍工令鑄其膽腎以爲劍
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鑢鄒者雌其劍可以切玉
斷犀王深寶之遂霸其國後以石匣埋藏及晉之中
與夜有紫色衝斗牛張華使雷煥爲豐城縣令掘而
得之華與煥各寶其一拭以華陰之土光耀射人後
華遇害失劍所在煥子佩其一劍過延平津劍鳴飛
入水及入水尋之但見雙龍纏屈於潭下目光如電
遂不敢前取矣

洞庭山

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
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
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老雖
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
舉四仲之氣以爲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風流
水之詩醺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後
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
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以和桂膏用
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

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爲之立祠漢
末猶在其山又有靈洞入中常如有燭於前中有異
香芬馥泉石明朗采藥石之人入中如行十里迴然
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宮觀異常乃見衆女
霓裳冰顏艷質與世人殊別來邀采藥之人飲以瓊
漿金液延入璇室奏以簫管絲桐餞令還家贈之丹
醴之訣雖懷慕戀且思其子息卻還洞穴還若燈燭
導前便絕饑渴而達舊鄉已見邑里人戶各非故鄉
鄰唯尋得九代孫問之云遠祖入洞庭山采藥不還
今經三百年也其人說於鄰里亦失所之

錄曰按禹貢山海正史說名山大澤或不列書圖
著於編雜之部或有乍無或同乍異故使覽者迴
惑而疑焉至如列子所說員嶠岱輿瑰竒是聚先
墳莫記蓬萊瀛洲方丈各有別名昆吾神異張騫
亦云焉覩華戎不同寒暑律人獨禽至其異氣雲
水草木怪麗殊形考之載籍同其生類非夫貴遠
體大則笑其虛誕俟諸宏博驗斯靈異焉

拾遺記卷之十

拾遺記後序

晉書藝術傳曰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內聰慧明敏便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遊隱於東陽谷鑿崖穴而居弟子受業者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弃其徒衆至長安潛隱於終南山結庵廬而止門人間而候之乃遷於倒獸山堅累徵不赴公侯已下咸躬往叅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當世事皆隨問而對好爲譬諭狀如戲調言未然之理辭如讖記當時鮮能曉悟之過了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

之嘉曰金剛火強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百步而策馬馳返脫衣服弃冠履而歸下馬踞床一無所言使者還以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曰未央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在地或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之物亦如之及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適以自隨每事咨之萇旣與苻堅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堅定天下否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釋道

安疾極使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同行矣嘉曰師先行吾負債於人未果去得俄然道安亾而嘉戮可謂負債乎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文定公及姚萇死其子興字子略方殺堅以定天下略得之謂也嘉死之日人有壟上見之其所造三章歌讖事過皆驗累世又傳之又著拾遺記十卷其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拾遺記後序

終